

## 理论探讨

# 不对称战略的演进与挑战

杨少华

**[摘要]** 观察当代冲突现象,可以发现“不对称冲突”与“不对称战略”正成为政策界和学术界使用日趋频繁的两个关键词汇。然而,目前还很少有文献就不对称战略的概念本身进行过详细的论述。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不对称战略”的概念缘起、演化过程、当代形态以及致胜逻辑等内容进行了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不对称战略”的扩散将对国际安全构成重要挑战,学术界应该加强对“新战争”的理解和应对研究。

**[关键词]** 不对称战略;对称战略;新战争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9)02-0044-49

随着“不对称冲突”(Asymmetric conflict)现象的不断增多,“不对称战略”(Asymmetric strategy)日益成为国际安全领域的热门话题。在研究不对称冲突的时候几乎总是要涉及不对称战略,这并不是偶然的。一般来讲,弱者要赢得不对称冲突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自己可以支配的战争资源;另一种则是提高自己使用战争资源的综合效率。由于不对称冲突双方悬殊的物质实力差距很难改变,不对称战略往往成为弱者惟一的救星,因此也成为强者的重要挑战之一。从这个意义讲,探讨不对称战略的概念缘起、演化过程、当代形态、致胜逻辑及其挑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不对称战略的概念缘起

“战略的本质就是发现、创造和利用不对称”,<sup>[1]</sup>因此,“不对称”应该成为我们探讨“不对称战略”的逻辑起点。“不对称”一词是相对于“对称”而言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称”的原初含义是指图形或物体对某个点、直线或平面而言,在大小、形状和排列上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相应地,“不对称”就是指图形或物体缺少这种平衡和对称性。<sup>[2]</sup>冷战结束后,随着单极格局的显现以及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

克战争的发生,“不对称”一词开始大量地出现在国际安全与政策研究领域。<sup>[3]</sup>

追溯起来,国关学界最早使用“不对称”一词要算安德鲁·迈克(Andrew Mack)。迈克在1975年首次提出的“不对称冲突”是指发生在常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的行为体之间的战争。<sup>[4]</sup>也就是说,这里的“不对称”主要是从力量的对比格局来说的。从政策上率先提及“不对称”概念的则是美国军方。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不对称作战”理论中,美军着重强调了强者该如何利用其军事及技术优势来击败对手。<sup>[5]</sup>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提出“不对称作战”的概念,不仅是出于对敌方进行“联合攻击”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联合防御“不对称威胁”。1997年的美国《四年防务报告》就明确指出,“美国在常规武器上的优势将促使对手使用诸如不对称的方式来攻击美国的军事力量、海外利益和美国本土。”<sup>[6]</sup>

国内学者对“不对称”及其相关概念的使用则始于对美国相关思想的引介。1998年10月,袁鹏在《评美国未来的安全战略》一文中,初次介绍了美国认为可能遭受“不对称”攻击威胁的观点,以及对相应的“不对称战略”行为的构想。<sup>[7]</sup>李际均将军也撰文指出:“处于绝对劣势的一方,硬性模仿对方的军事体制编制和作战方式,与对方占有优势的某种军事领域作狭路相逢之

战,鲜有不失败的,必须创造另外一种不对称的作战方式与作战手段。”<sup>[8]</sup>科索沃战争之后,张召忠在对科索沃战争的评述中首次从强者的视角来定义了“不对称战略”——“从军事作战的规律和特点来看,以高技术武器为主体的空袭作战和‘外科手术’式攻击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模式,远距离精确打击、非线性、非接触性、不对称攻击作战已经成为军事强国对军事弱国诉诸武力的基本样式。”<sup>[9]</sup>

从上面的梳理中可以发现,“不对称”是目前使用得十分频繁但却颇多歧义的一个词汇。“不对称”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应用存在着两种视角:冷战后的“不对称”概念多从战略的角度来谈,而前面迈克所讲的“不对称”则是就力量格局来谈的。即使就“不对称”的战略角度而言,事实上也还是有两种主体的视角:强者主要注重发挥军力、武器、技术、信息上的优势来击败弱势的对手,也就是美军所讲的“不对称作战”;而弱者则强调采取游击战、恐怖主义、信息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非传统、非常规方式来攻击强者的弱点,所谓的“不对称威胁”或“不对称战略”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

“不对称”的实力视角与战略视角客观上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正是因为冲突双方在实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由此更加突出了“不对称战略”运用的极端重要性。而就“不对称战略”而言,冷战后基本上是从弱者的视角来谈的,这与弱者在当代不对称冲突中日趋增多地使用游击战或恐怖主义有关。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国把“不对称战略”定义为“使用有别于美国标准模式的方式来攻击美国弱点的战略”。<sup>[10]</sup>推而广之,“不对称战略”应该指区别于对称战略(通常指常规作战)的其它所有战争方式。与对称战略不同的是,不对称战略通常不求、也不能消灭对方的军事力量。相反,它以剥夺对方的战争意志为直接目标,以此来使对方的战争能力归于无效并赢得胜利。因此,实施这种战略的行为体会刻意避免正面的大规模战斗,而是代之以种种间接方式(比如游击战和恐怖袭击)不断增加敌方的损耗,从而迫使对方服从己方的意志。

### 不对称战略的演进与形态

作为一种舶来概念,“不对称战略”主要是相对于“对称战略”而言的。因此从逻辑上讲,探究“不对称战略”的演变过程也首先得从梳理西方历史上的“对称战

略”开始。

在近代以前的欧洲战争中,由于占领对方的坚固阵地、城堡以及由城墙护卫的城市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就转而破坏敌方领土上的田地和村庄。在这当中,重要的并不是要占领敌人更多的领土或在政治上将其兼并,而是通过不断地使敌人遭受损失来迫使敌人最终满足己方的要求。这种战争模式最为突出的案例就是近代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宪政上的冲突和宗教意识形态上的争端、私人的发财梦想和个人的权力追求、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和重要责任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sup>[11]</sup>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要进行一场决定一切的大决战是不可能的。

然而,随着近代国家化进程的发展,冲突双方出动军队直接进行的战斗(大决战)赢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现象的出现应该归功于拿破仑。正是在法兰西国家以及法兰西军队中,国家和军队的这种正规性质获得了精确的规定,非正规战争方式也由此第一次确立了自己的参照标准。通过决战,以前散布在整个交战区域里的暴力都汇聚到了战场上。在这种战略模式中,我们可以把会战理解为一种综合性的归结:各种各样的动机和意图、各种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联系都在这样的归结中得到裁决;双方把各自的军事力量投入会战,以便一下子解决并长期消除一切难题。

战略模式从毁坏敌方领土转变为军事大决战,这一转变必须以建立一种界线划分的制度为前提。事实上,只有国家才能发展和贯彻实施具备这种形式的制度:第一,确定已获承认的领土边界,借此准确地把内部和外部区别开来;第二,以领土边界的划分为基础,清楚明确地将战争与和平区别开来;第三,国家垄断界定敌人或朋友的解释权;第四,对战斗员与非战斗员进行区别;第五,国家清楚地划定军事框架内所允许的暴力与暴力犯罪行为之间的界线;第六,对暴力活动与职业活动进行区分,从而将暴力作为财产和劳务的占有形式广泛地驱逐出社会。<sup>[12]</sup>

随着近代国家化的发展,国家上升为战争的实际垄断者。而通过为战争划定了一系列的区分和界线,国家保证了近代以来欧洲的大部分战争都是以对称战略的方式进行的。从拿破仑帝国开始,采取“对称战略”的那些欧洲国家大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的英、法、德等国更是发展成了世界级的强国。随着近代世界交往的加深以及国家之间的社会化进程,<sup>[13]</sup>尤其是以殖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军事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演进,这种对称战略的模式不仅被美国和苏联模仿,而且

也传播到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战略是如此普及,以至人们往往不加区分地把采取对称战略的军队称之为“正规军”,而采取这种战略的战争则被称之为“常规”战争。<sup>[14]</sup>

与采取“对称战略”的常规战争相比,通过游击战或恐怖袭击等形式来进行作战的“不对称战略”,长期以来只是作为异端或支流而存在。尽管在三十年战争中就已经有了不对称战略的明显痕迹,但作为一种明确的战略形式凸显起来还是近现代的事情,尤其是“9·11”恐怖袭击更是让不对称战略成为战略研究乃至普通民众的关注焦点。就当前的形势来看,不对称战略的运用正变得越来越普及。<sup>[15]</sup>究其原因,这与二战以来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在近现代早期的欧洲,制度化的对称作战形式已经全面体现在国际法规当中。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以相互承认平等地位、将战争暴力限制于战场、通过军队之间的大决战来决定胜负的对称战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到了削弱。

由于美国在经济、技术、军事上占据无人企及的优势,今天的世界政治日益呈现不对称的特点。反映到现实冲突中,双方实力悬殊的不对称冲突也逐渐由例外变成了常态。<sup>[16]</sup>面对这样一种实力格局,从逻辑上讲有两种应对途径:一种途径是如同传统均势理论所讲的那样,通过发展自身实力或者结盟制衡的方式来重新营造均势。然而按照国家间对称战略的模式,当前尚没有哪个强国能与美国匹敌,短期内也不存在构建对抗联盟的现实可能。另一种途径就是采用本文所要讨论的不对称战略。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暴力根源于经济,并且以其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sup>[17]</sup>悬殊的力量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对称战略是穷人的作战样式和弱者的最后武器。冷战后,不对称战略的两种主要形态——游击战略与恐怖主义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游击战作为一种分散流动的作战形式,它以流动的形式来保存自己,以袭击的形式消灭和消耗敌人。冷战结束后,游击战并没有随两极格局的终结而过时,而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城市游击战)呈现在世人面前。之所以选择城市,这主要与城市天然的隐蔽条件和其他优势有关:首先,城市中人口众多,小小的行动就足以起到强烈的震慑效果;其次,不穿军装的游击组织可以混迹于平民当中,从而使生存空间大大增加;再者,游击队的袭击目标也大多集中在城市。<sup>[18]</sup>对于城市游击战,俄军在格罗兹尼,美军在伊拉克都已经有了深刻

的体会。可以想见,随着当代全球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游击将继续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

“恐怖主义”是当代不对称战略的另一种主要形态。作为一种替代手段,恐怖主义可以控制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正规武装才能左右的局势,而且其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在面对强大对手时,弱势的一方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恐怖主义战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当代恐怖主义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在组织上,权威领导人的作用逐渐让位于分散的行为体,独立存在的组织也向相互联系的跨国联盟过渡;在结构类型上,逐渐从链式、卫星式向互联网式过渡;在战略战术上,突出表现为“网络恐怖主义”的兴起。<sup>[19]</sup>这些新特点赋予了恐怖主义很强的生命力,因此也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重大威胁。

### 不对称战略的致胜逻辑

就战略主体而言,选择某种战略总是因为该战略有望获得胜利。那么,不对称战略致胜的逻辑机制又是如何呢?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相关的思想论述。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谋略思维十分发达的国度,由此也产生了许多深刻的有关不对称战略的思想传统。比如中国古代的“柔武理论”就强调“柔能胜刚,弱能制强”,强调“常”和“变”的辩证关系以及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毛泽东游击战思想则系统论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sup>[20]</sup>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重要意义。而乔良和王湘穗的《超限战》则强调,当代战争正在“超越一切界限和限度”,为达到有限目的可以趋向于使用无限手段。在此情况下,遵循一定规则且只动用有限力量去达到有限目标的国家 and 军队,在与那些从不遵守任何规则、敢于用无限手段打无限战争的组织对抗时,往往很难占上风。<sup>[21]</sup>

由于欧洲对称战略传统的长期影响,因此西方有关不对称战略的论述相对较少,但也可以发现一些相关的精彩论述。比如,克劳塞维茨就曾明确地指出,“善于运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比那些轻视民众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sup>[22]</sup>游击战大师劳伦斯也认为,如果目标仅仅是尽量多地控制地域而非摧毁敌人的军队,那么非正规武装的角色会变得完全不同;运用小规模、高机动的战斗分队不断对敌人进行袭击作战,就可以造成敌人漫长和巨大的防御负担,最终使其

疲惫。换言之,关键“并不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拖垮敌人。”<sup>[23]</sup>而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则倡导避开正面军事对决,转而采取其它间接手段致胜,这与当代弱勢方在冲突中避开西方军事和技术优势的做法颇有暗合之处。

以上这些思想都揭示了不对称战略有别于对称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对称战略的本质是把暴力限制和集中起来,从而使其规范化,而不对称战略则通常表现为一种超越常规方式使用暴力的趋势。换言之,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对既有暴力使用规则的遵循或违反。由于不对称战略趋于突破规则、升级暴力的特征,有些人将使用这种战略的人视为疯狂或者非理性。不过,即使我们承认冲突中存在“盲目的自然冲动”,但总体上看,弱者采取这种战略并不只是出于冲动,而更主要地是理性权衡的结果。事实上,克劳塞维茨早就揭示过:“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这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sup>[24]</sup>这种对暴力使用的区别反映到冲突双方对于成本与收益的评估与权衡上,往往会致运用不对称战略的弱者“反常”地战胜了强者。

从增加强者战争成本的角度来看,采取不对称战略的袭击者通常拥有两大战略优势:其一,袭击者的攻击目标和前进路线是不确定的。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在技术、经济和军事上占有巨大优势的国家,它也没有能力切实可靠地保护自己所有国民和机构的安全。由于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战略将分散防御者的力量,并为进攻者造成更多的袭击机会。其二,袭击者通常享有撤退的优势。在近代以前,袭击者可以通过砍倒树木、烧毁桥梁、派兵阻击或利用复杂地形等来摆脱追击。<sup>[25]</sup>而在现代游击战或恐怖袭击中,不着制服的袭击者只要扔掉武器混迹于人群之中,就很难把他们与普通平民区分开来。现代自杀式袭击者甚至根本不考虑后路的问题,这些都有利于增加攻击的成功率。

此外,现代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也为这种袭击的效果起了“放大器”作用。诺贝尔发明黄色炸药以后,一家无政府主义报纸曾写道:“一个带着炸弹的人,如果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使用它,可以抵得上一个团的士兵。”<sup>[26]</sup>倘若弱者使用更致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将对强者造成毁灭性的灾难。除了武器以外,现代通讯与媒体同样为这种袭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在日益通过全球范围的交易所来组织经济生活的社会中,袭击有时能一下子就使交易所陷入惊恐之中,从而诱发人们在经济上做出一些后果将远远超出袭击所

造成的直接损失的行动来。也正是由于这种放大作为,才使得实力有限的“基地组织”获得了与当代惟一的超级大国一较高低的机会。事实证明,无法实现再对称化的弱者倘若能着力于发展新的不对称,战争的局面往往会大为不同。

从弱者规避己方成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弱者往往由于在不对称冲突中有着更高的利益关切而具备更高的代价忍耐力,另一方面他也通过某些途径有效地降低了成本与风险。不对称战略往往具有拖延、消耗与隐蔽的特点。拖延与消耗是由敌人的常规军队优势所决定的。由于弱者无法取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它可以通过拖延时间和不断给对方造成伤亡等形式来削弱其战争意愿。当然,拖延需要有较强的以空间、资源换取时间的意志,因为那会将自己的国土置于对方优势火力的打击之下。不过,对于立足于本土对抗外来占领军的不对称冲突来说,较高的民众支持能够为这种拖延提供可能性,而隐蔽或者说混迹于当地百姓或地形中的能力则能够庇护非正规武装。并且,这种隐蔽通常还会迫使强者在加大打击中增加“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在当代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这种“附带伤害”往往会使强者陷入自我挫败的政治陷阱之中。<sup>[27]</sup>

当代不对称冲突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弱势一方往往是非国家行为体,这种身份使得强者通过加大打击力度来进行威慑的做法变得不太可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区别在于国家有主权地位,有国家机器以及广泛的既得利益,而非国家行为体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无产者”。因此,国家相比于非国家行为体更容易被威慑,历史上许多国家宁愿承受失败的苦果也不采用不对称战略(比如拿破仑战争中的普鲁士以及海湾战争中的萨达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与此相反,非国家行为体的损益权衡往往是站在组织的立场上来进行的。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计算属于“赔本”的情况,在军阀组织、地方民兵和部族武装看来却可能是有利可图的。<sup>[28]</sup>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威慑战略往往会在效果上大打折扣。

不难发现,在面对使用对称战略的强者时,不对称战略的确能使弱者一定程度地平衡先天存在的巨大实力差距,有时甚至还能使弱者占据相当的优势。这就为他与强者博弈留下一个相对宽广的可能性空间,并赋予弱者作为一个“弈者”的起码地位。也正是这一不确定的可能性空间,当代的不对称冲突多是以强国撤军以及对弱者主权独立的承认而结束,这样一种结果

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以弱胜强”。

### 不对称战略与“新战争”

由于“不对称战略”往往能够导致“以弱胜强”，这一战略在当代冲突中的应用也变得日益普及。<sup>[29]</sup> 相比于“由属于国家的正规军队通过在战场上的决战来决断胜负”的旧式战争而言，<sup>[30]</sup> 当代的许多冲突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新战争”(New War)。这种以不对称战略为基础的“新战争”模式通常具有以下的一些特征：

第一，交战一方力图避免与另一方发生规模较大的、或者是决定性的战斗。这或者是因为弱者已经看出自己在兵力上敌不过对手，或者是因为自己的部队并不适合这样的作战形式。然而在过去，国家间战争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就是大决战。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大决战是“战争的真正重心”。<sup>[31]</sup> 与此不同的是，新战争的一切既不会系于一时一地，也不会在一时或某一地寻求带有总结性的决战。

第二，几乎所有的弱势一方都遵循了“持久战”的战略原则。新战争基本符合毛泽东所论述的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但它们通常无法、也不奢求通过反攻(军事决战)来结束战争。这不仅是因为双方的实力往往过于悬殊，而且也与不对称战略的致胜逻辑有关。事实上，使用不对称战略的弱者不必在军事上打败对方，而只需要通过暴力长期地消耗敌人，直到其无法忍受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战争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游击战争。

第三，新战争往往没有可识别的开始和带标志性的结束。传统的国家间战争是通过宣战和缔结和约一类的法律行为与和平状态分隔开来的，战争与和平之间通常不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然而在新战争中，这种区别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大多数的新战争却要在下面这种情况出现时才会结束：绝大多数人都采取一种对和平的稳定预期，同时还有能力长期强迫剩下的少数人也持这一态度。不过，在国家政权缺失或者孱弱无力的地方，传统国家间战争的结束标志——“缔结和约”经常被“和平进程”所取代。

第四，传统战争的某些战术形态上升为独立的战略形态。如果说恐怖袭击和游击战过去主要是大规模对称战争的一个伴随性组成部分，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战略选择。就这点而言，游击战的那些重大变革并不是在中

国或越南进行的，也不是在古巴发生的，而是在中东和北非进行的。它们从那里出发，然后扩散到世界各地，人们纷纷加以效仿。<sup>[32]</sup> 和传统的战略不同，即使是军事上极其弱小的组织采用不对称战略，也有可能对大国乃至超级大国进行暴力反抗。

对于这样一种“新战争”，目前媒体和学术界关注得还比较少，但它给国际政治带来的影响并非是无足轻重的。一方面，不对称战略与新战争的流行对于国际上迷信实力强权的行为会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另一方面，不对称战略与新战争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当国家垄断暴力工具的时候，它至少可以部分地规范彼此间的暴力行为。而一旦当国家职能受到挑战，甚至于不能正常执行国家政治和社会功能的时候，暴力使用权的分解和转移将使规范暴力行为变得无比困难。在很多情况下，新战争往往会长久地摧毁一种和平生活的可能性。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战争并没有像人们所期盼的那样终结，而是以一种极为不同的“新战争”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如同我们在近来几次不对称冲突中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战争已经初步显现了它的狰狞面貌。可以预言，倘若任由“不对称战略”的逻辑肆意蔓延，人类将会遭遇到更大的暴力悲剧。因此，如何更好地理解并应对“新战争”的挑战，这应该成为关心国际安全的学者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 [注释]

- [1] Frans Osinga, "Asymmetric Warfare: Rediscovering the Essence of Strategy", in John Olson ed., *Asymmetric Warfare*, Oslo, 2002, p. 10.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 2005 年版, 第 344 页。
- [3] Vincent J. Goulding, "Back to the Future with Asymmetric Warfare", *Parameters*, Winter, 2000-2001, p. 21.
- [4] Andrew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Vol. 27, No. 2, 1975, p. 175.
- [5] 参阅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Strategy Review* 1993, Washington, D. C.
- [6] William S. Cohen,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1997, p. 4, pp. 49-51.
- [7] 袁鹏:《评美国未来的安全战略》[J], 《现代国际关系》1998 年第 10 期, 第 5-19 页。
- [8] 李际均:《对“孙子兵法”文化遗产与跨世纪国际安全的几点思考》[J], 《军事历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第 148 页。

- [9] 张召忠:《点评北约空袭》[N],《人民日报》1999 年 4 月 12 日,第 7 版。
- [10] Bruce W. Bennett, “What Are Asymmetric Strategy?” p. 1, [http://rand.org/pubs/documented\\_briefings/2005/DB246.pdf](http://rand.org/pubs/documented_briefings/2005/DB246.pdf).
- [11] [德]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新战争》[M], 章林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74 页。
- [12] 同上, 第 55—60 页。
- [13]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 127.
- [14] [美] 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M], 傅景川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4—15 页。
- [15] Ivan Arregueta 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28-232.
- [16] 李少军:《当代全球冲突: 2005—2006》, 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7 年: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M],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7 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509 页。
- [18] 宁凌:《城市游击》[M],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 页。
- [19] 张家栋:《恐怖主义论》[M], 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446—447 页。
- [20]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405 页, 第 491 页。
- [21] 乔良、王湘穗:《超限战》[M],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46 页。
- [22]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 军事科学院译,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第 571 页。
- [23] James J. Schneider, “T. E. Lawrence and the Mind of an Insurgent”, *Army*, July 2005, p. 32.
- [24]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 第 13 页。
- [25] [美] 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M], 刘克俭、刘卫国等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489 页。
- [26] Michael J. Schaack, *Anarchy and Anarchists*, New York: Arno Press, 1977, reprint of 1889 edition, pp. 87-88.
- [27] Charles J. Dunlap, “Collateral Damage and Counterinsurgency Doctrine”, <http://smallwarsjournal.com/mag/docs/temp/43-dunlap.pdf>.
- [28] [德]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新战争》[M], 第 139—151 页。
- [29] 杨少华:《弱者何以胜强?》[J],《国际政治科学》2008 年第 3 期, 第 11—14 页。
- [30] Mary Kaldor, *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p. 3, [http://www.rsa.org.uk/acrobat/kaldor\\_231006.pdf](http://www.rsa.org.uk/acrobat/kaldor_231006.pdf).
- [31]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 第 291 页。
- [32] [德]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新战争》[M], 第 164 页。

作者简介: 杨少华,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讲师, 博士。(江西井冈山, 343600)

收稿日期: 2008-12-05

修改日期: 2009-01-14

---

atically stud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NPR) under the influence imposed by big powers. It recognizes the legitimacy of the influe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oints out the dilemma which NPR fac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ffectiveness of NPR under the influence imposed by big powers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trend of Non-prolif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 28** The Influences of American Missile Defence in East Europe on ESDP *by Liu Huaping*  
America's missile defence plan in Europe has great impact on ESDP. Different reactions to this plan have resulted in deep divisions among EU members, specifically among those three big ones, UK, France and Germany. The initiative has also drawn som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hich have newly joined the EU, to rely on US rather than EU in security affairs. One more severe thing is that the plan has caused strong reactions from Russia which has reiterated that it is going to counter any missile defence system by all means without any hesitation. All those factors will surely make Europe retrogress to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in the Cold War: for its own security Europe must rely on the US to counter Russia. But if this scenario could come true really, what will be the fate of ESDP?

###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33**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U.S. and Europe on the Policy towards China's Human Rights *by Liu Deshou*  
The Declaration of the 2008 Summit between the U.S. and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criticizes China'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dicating that in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the U.S. and Europe are strengthening their coordination, especially on the issue of China's human rights. There have been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S. and Europe on the handling of China's human rights issue. In recent years, the two sides have broadened the channels of coordination and strengthened coordination on this issue. Such coordination will have great impact on China, so the formulation of wise response on the part of China will be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 — U.S. and Sino — European relations.

- 38** Mercantilism or Liberalism?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Debate among Western Academic Circle on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by Wu Fuzuo*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ecure supply of overseas resources, China actively conducts energy diplomacy, which causes controversy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 there is a debat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ree different schools, i.e., Mercantilism, Liberalism and Neutralism. Although the three schools have divergent arguments on the targets of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and its impacts on both energy consuming countries and energy producing countries, scholars from the three schools put forward an identical policy suggestion to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that i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instead of containing China in the energy field.

### Theoretical Probes

- 44** On the Evolution and Challenge of Asymmetric Strategy *by Yang Shaohua*  
From the researches of contemporary conflict, it can be found that "asymmetric conflict" and "asymmetric strategy" are the two key forms frequently used in policy and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so far there has been very little literature discussing the concept of asymmetric strategy in detail.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origin, evolution, forms and winning logic of asymmetric strategy. Finall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liferation of asymmetric strategy will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new war"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